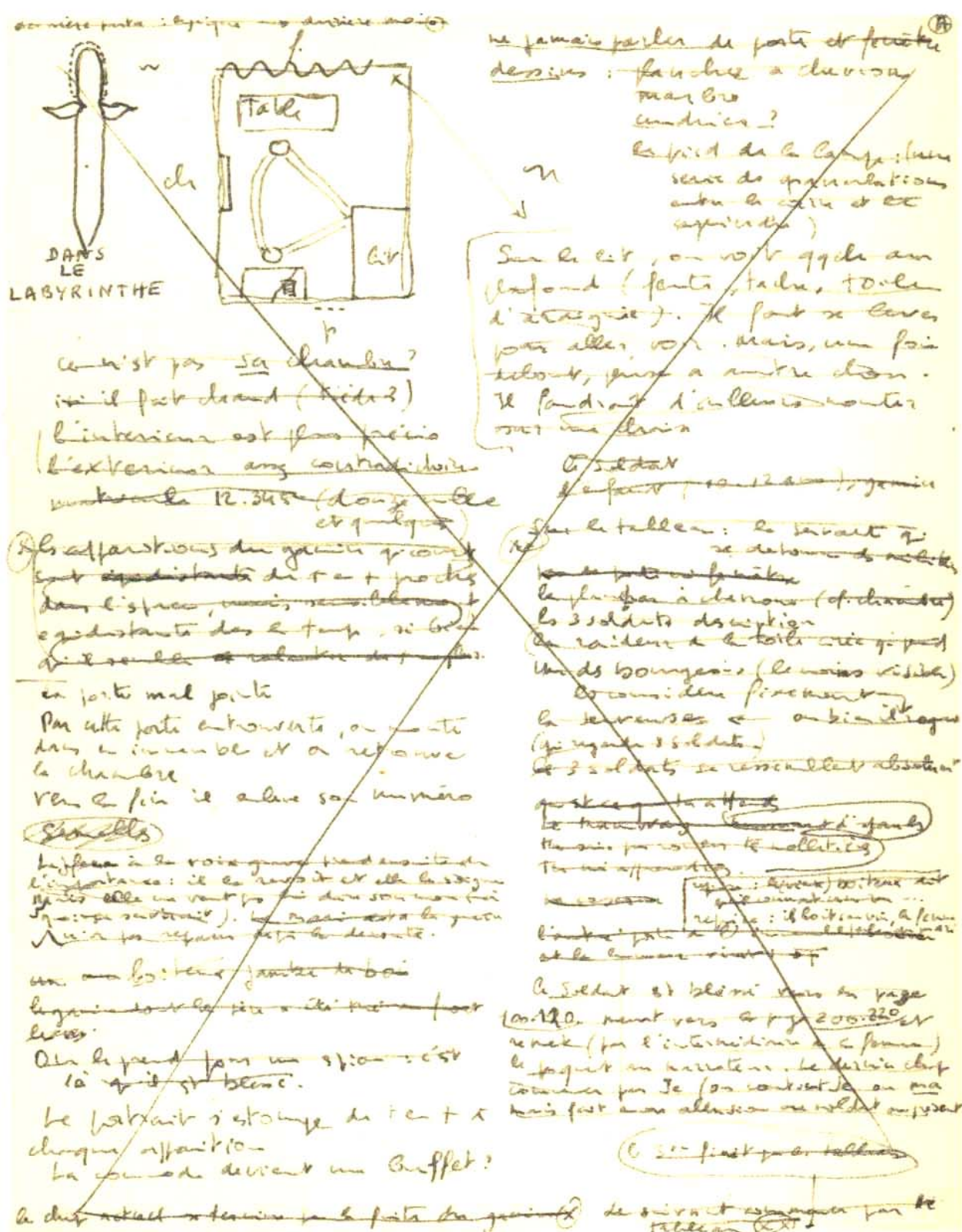


# Alain Robbe-Grillet

阿兰·罗伯-格里耶



## 在迷宫里

孙良方 夏家珍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迷宫里 / (法) 罗伯 - 格里耶(Robbe - Grillet, A.)著;  
孙良方, 夏家珍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6  
(午夜文丛)

书名原文: Dans le labyrinthe

ISBN 978 - 7 - 5404 - 4961 - 2

I. ①在… II. ①罗… ②孙… ③夏…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5419 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 图字 18 - 2009 - 088

## 在迷宫里

阿兰·罗伯 - 格里耶 著

孙良方 夏家珍 译

责任编辑: 唐 明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92,000

ISBN 978 - 7 - 5404 - 4961 - 2

定价: 17.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 - 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 2

在迷宫里



阿兰·罗伯-格里耶

# 在迷宫里

孙良方 夏家珍 译

ALAIN ROBBE - GRILLET  
DANS LE LABYRINTHE

---

© 195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59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这个叙述是一种虚构，不是一种见证。它所描绘的现实生活也并不一定是读者本人经历过的：因此法国军队里的步兵穿的军大衣，领子上并没有登记号码。同样，西欧现代史中亦没有记载在莱曾费尔兹及其郊区进行的那场重大战役。然而，本小说中涉及的是纯粹物质意义上的现实，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寓意。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仅仅是书中写到的事物、动作、语言和事件，不必费心在自己的生或自己的死中给它们加上既不多也不少的含义。

阿兰·罗伯-格里耶



现在，我独自一人呆在屋里，不受风雨的侵袭。外面下着雨，有人正在雨中赶路，低着头，一只手遮住眼睛，看着前面，只看到前面几公尺远的地方，看到潮湿的几公尺沥青路面。外面很冷，风在光秃秃的黑色的树林中间刮着，风在树叶间刮着，摇晃着整个枝桠一起刮走，摇晃着，摇晃着，摇晃的树影投射在白色灰墙上。外面阳光灿烂，没有一棵树，哪怕一棵小树，也都没有一点树荫。有人在大太阳底下赶路，用一只手遮住眼睛，看着前面，只看到前面几公尺远的地方，看到几公尺布满灰尘的沥青路面。风在路上画出平行的、叉形的以及螺旋形的图案。

这里太阳光进不来，没有风，没有雨，也没有灰尘。细小的尘埃使所有的平面失去光泽，变得暗淡。油漆过的桌子、打过蜡的地板、炉台上的大理石、衣柜上的大理石、衣柜

上有裂纹的大理石，都变得暗淡无光。这唯一的尘埃来自房间本身：可能是来自地板缝，或者是来自床、窗帘，或者是壁炉里的炉灰。

油漆的桌面上，尘埃留下了各种小东西的痕迹。这些东西曾经有一段时间留在桌子上——有几小时，几分钟，或者几星期——然后被拿走，而它们的底部，由于灰尘的作用，在桌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有圆形，有方形，有长方形，也有其他更复杂的形状。这些印记有的部分重叠在一起，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或者被抹布之类的东西擦去了一半。

这些印记中有的轮廓十分清晰，可以正确地看出形状，也就不难在附近找到留下这印记的物件。那圆形的显然是玻璃烟灰缸，它就在边上摆着。桌子左下角的方形印记与那铜台灯的底座显然是吻合的。那台灯现在的位置是在桌子的右角：一个方形的底座，大约二公分厚，上面有一个同样厚度的圆盘，圆盘的正中间是带有凹槽纹饰的灯柱。

灯罩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一个圆形的光圈。但这个光圈是不完整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天花板的边缘被切断，延伸到桌子后面的那堵墙面上。这堵墙与其他三面盖满壁纸的墙不同，从上到下，在其宽度的大部分地方，被红色的厚窗帘遮盖起来，窗帘布是厚实的天鹅绒。

外面正在下雪。人行道深色的沥青路面上，风正在驱赶着晶体状的干雪。每阵狂风过后，雪花又重新飘落下来，形成白色的线条，平行的、交叉的、螺旋形的线条，然后又立即被风吹散，重新卷入拔地而起的旋风中，接着又重新凝结，形成新的螺旋、漩涡、波纹、曲线，然后又立即分散、解体。行人们把头垂得更低，用手更紧地护住眼睛，只能看到脚前的几公分地面，几公分灰白色的路面，两只脚一前一后交替出现，交替向后退去。

钉上鞋钉的后跟在沥青路面上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沿着笔直的马路，有规律地靠近，在严寒肃杀的夜空中显得越发清晰可闻。但鞋跟的响声传不到这里，外面的任何声音都传不进来。马路太长，窗帘太厚，房子太高。任何噪声，哪怕是减低了的声音，都无法穿透这房子的墙壁，没有任何震动，也没有任何气流能穿越过来。在寂静中，细微的尘埃颗粒在慢慢降落，在台灯的灯光中几乎看不见这些尘埃，它们慢慢地垂直地下降，永远保持相同的速度，于是灰色的细尘形成均匀的一层，停留在地板上、床罩上、家具上。

打蜡地板上，毡底便鞋踏出几条发亮的通道，从床到衣柜，从衣柜到壁炉，再从壁炉到桌子。桌子上，东西的移动破坏了尘埃颗粒的

均衡，尘埃的厚薄取决于桌面被覆盖时间的长短。桌面上的有些地方，灰尘突然中断：清晰的、像用直线笔画出的，是位于桌子左下角的一个正方形，这个方块并不在桌子的顶角处，而是位于离桌边十公分左右的平行线上。这个方块每边的长度大约十五公分。方块中间的桌面，呈红褐色，闪闪发亮，几乎没有任何灰尘在上面。

桌面的右边，有一个模糊的形状，上面已经覆盖着好几天的灰尘，但还是露出下面的桌面颜色。这形状的一角，四周的轮廓还比较清楚，这是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东西：身体是长的，大约有餐桌刀那么大小，但比餐刀更宽一点，一头是尖的，另一头微微隆起，中间被一条短的横杆从垂直的方向穿过，横杆由两个火焰状的延伸物组成，对称地位于竖杆的两侧，横杆与之交叉的地方是在隆起一端的根部，也就是在竖杆三分之一的地方。你也可以说这是一朵花，隆起的一端是长长的关闭的花冠，下面是两片横向的小小叶瓣；或者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人物的图案，椭圆形的头部，两只短短的手臂，身体的末端是尖尖脚；也可以说这是一把匕首，上面是刀把，中间是护手，下面是两边带刀带刃的刀身。

再往右，沿着花的尾巴或者刀梢所指的方

向，是一个圆圈，稍稍有些模糊，周围的一边被同样大小的第二个圆圈盖住。这第二个圆圈是完整的，产生它的东西就在桌上：玻璃烟缸。接着是一些不清晰的、相互交叉的线条，显然是各种纸张造成的痕迹。因为不断移动，所以痕迹已经弄乱。有些地方图案清晰，有些地方被灰尘盖住，还有的地方像被抹布抹去了一半。

桌子的右上角，立着那只台灯：十五公分见方的底座，底座上是同样直径的一个圆盘，凹槽花纹的灯柱上是一个深色的略呈圆锥形的灯罩。灯罩的圆顶上有一只苍蝇正在慢慢地不停地移动。灯光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一个变了形的影子，你无法辨认出那昆虫身体上的各个部位：没有翅膀，没有身体，没有腿。整个苍蝇变成一根极细小的线条，断断续续的、不封闭的线条，像缺了一只角的六边形，这是电灯泡里面红色灯丝的形象。这缺角的六边形的一角正好碰到电灯所产生的大圆形灯光的内边。苍蝇慢慢地在上面移动，沿着灯光的圆周不断地移动。当它移动到垂直墙面的时候，就消失在厚实的红色窗帘里边。

外面正在下雪。外面曾经下过雪，下着雪，外面现在还在下雪。密密的雪片柔和地飘落，均匀地、不停顿地、垂直地飘落——因为

没有一丝风——在高高的大楼正面的灰色墙前。紧密的雪花叫人看不清屋顶的布局 and 线条，也看不清窗洞的情况。估计这些窗洞的形状每一排都一样，而且每个楼层的窗，甚至这条笔直的马路从头至尾的大楼上所有的窗都完全一样。

右边拐角处，另一条相同的马路交叉而过：这是一条同样没有车辆的马路，同样高高的灰色大楼，同样紧闭的窗户，同样杳无人迹的人行道。人行道一角，亮着一盏煤气街灯，尽管现在正是大白天。但这是一个没有光彩的白天，它使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平坦而黯然无光。这一排排房子在大雪中并没有产生美丽的景观，只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线条的纵横交错。不断降落的大雪使这里的景观变得毫无生气。这糟糕的景色像是在一堵光秃秃的墙面上乱涂出来的伪造的图画。

在天花板与墙的交界处，那只苍蝇的影子，也就是电灯丝放大的图像，重新出现，并在强烈的灯光产生的光圈边缘继续它的行程。它的移动速度始终是缓慢而持续的。在光圈左边的黑暗区域中，冒出一个亮点，有点像深色羊皮纸灯罩上一个小小的圆孔透出来的光影，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开口的断开的细线，一个缺了角的规则的六边形：来自同

一光源即同一根红色灯丝产生的放大的新形象，这一次却是固定不动的图像。

还是那根同样的灯丝，一只同样的灯，或者略大一些的一只灯，在两条马路的交叉口发出无用的光。灯泡装在玻璃灯箱里面，底下的灯柱是铸铁的，式样陈旧，装饰过时的煤气灯变成了电灯。

铸铁灯柱的底部是一个锥形的基座，上窄下宽，底座上围绕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圆环，四周环绕着浮雕状的常春藤树枝：弯曲的茎，掌状的叶，尖尖的叶子有五片，脉络清晰，叶面上涂的黑漆已经部分剥落，露出里面的铁锈。再往上是一个人的腰，一只胳膊，一只肩膀，斜靠在街灯柱上。这个人穿一件说不清颜色的军大衣，已经褪色，像绿色或者接近卡其布的颜色。他脸色发灰，面容消瘦，使人感到他已极度疲劳；但也可能是几天没刮胡子更使人产生这种印象。长时间的等待，特别是长时间伫立在寒风中，使他的脸颊、额头和嘴唇变得毫无血色。

跟他脸上的其他部位一样，他的眼睑也是灰色的。这个人双眼低垂，头向前倾斜，目光朝着地面，就是说看着街灯脚前的积雪的人行道边缘。他穿一双圆头大皮靴，粗糙的皮面上满是擦伤和碰坏的痕迹，但还看得出黑色的鞋

油印。地面的雪积得并不厚，所以那双皮鞋还没有隐进雪里，鞋底是处于——或基本上处于白雪的上面。人行道边缘的积雪没有任何践踏的痕迹。那里的雪没有光泽，但洁白、均匀，雪面上保持着细散松软的颗粒状态。街灯柱底座最后一个突出的圆环上部已经有少许积雪，在街灯的黑色圆环底座上形成了一个白圈。再往上，白白的雪亦停留在街灯底座的其他突出部位上，白色线条勾画出一个个圆环以及常春藤的树叶、树枝、叶脉等横向或倾斜的部位。

由于几次变换站立的地方，军大衣的下摆扫去了脚下的小片积雪，再加上那双皮鞋的移动，很快在双脚周围堆起了积雪。积雪上出现黄色的斑点、从底部翻起的积雪硬块，以及鞋钉踩出的梅花形的深深脚印。衣柜前的那片地板上，毡底便鞋踩出一大块光亮的区域，还有一块是在桌子前面，那地方应该是放置办公椅、椅子、圆凳或者某种座位的地方。从衣柜到桌子，便鞋在地板上留下了一条光亮的狭窄通道；第二条通道是从桌子到床边。外面，沿着与房子的墙相平行的方向，在墙与马路上的排水沟之间，更靠近墙的地方，有一条笔直的路出现在积雪的人行道上。那是由走过的行人（目前已经消失）踩踏出来的，上面的积雪已经变成灰黄色。它在街灯与最后一幢房子的大

门口之间穿过，并向右拐弯，顺着横向的马路向远处延伸。这条雪径始终沿着房子的正面墙脚，大约有人行道三分之一的宽度，从这一头一直伸展到人行道的那一头。

另一条道是从床出发再延伸到衣柜，再从衣柜伸向桌子。这一段窄窄的光亮的通道，两头是两块圆形的没有灰尘的地板，然后弯曲地伸向壁炉。壁炉前的挡板是敞开的，里面有一堆炉灰，没有壁炉架。壁炉上黑色的大理石面板上，与房间里的其他家具一样，蒙上了灰色的尘埃，但比桌上或者地板上的灰尘厚度要更薄一些。整个大理石的面板上盖上了一层均匀的灰尘，上面没有摆放任何东西。在长方形的面板正中，只有一样东西留下了清晰的黑色痕迹，就是那个带有四个分枝的十字架：垂直的一头，又长又尖，另一头，稍短，呈椭圆形，横向两边很短，呈火焰状。

同样的图案点缀着墙上的壁纸。壁纸是淡灰色的，带有颜色略深的宽的竖条纹。两条深色条纹之间，有一条浅色条纹，浅色条纹中间是连成线的小图案。这些小图案呈深灰色，形状完全相同：这是一朵花，形状像丁子香花蕾；或者是一只小小的蜡烛台，烛台的柄就是那把匕首的刀身，而匕首的柄现在是烛台上的火焰，横向的两片火焰状的东西就是那把匕首